

■ 军旅生涯 ■

1986年,我任北京军区某汽车独立营营长,参加了云南边境自卫还击作战,执行运输保障任务。

当年,云南南部边陲的公路都是坡陡、坡长、急弯、狭窄的沙土路,与内地的公路相比有极大反差,且敌我双方呈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。我方为了减少敌炮火袭击,采取分小组单位运行,头车由有经验的驾驶员带头,拉大车距一气高速通过,或利用雨雾从山旁飘过的间隙,趁敌视线不良时,急速前进,或利用夜间光线较暗闭大灯行驶。

到了雨季,雨水说来就来,泥泞路滑,往往一侧是山涧,另一侧是山崖,行车非常危险。我们就尽可能挑选相对坚硬的路

面,或把防滑链捆绑在轮胎上,尽量靠山崖一侧行车。高温季节,一进驾驶室,时间不长,驾驶员就已经汗流浹背,身上的衣服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,紧紧贴在身上,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留下一道道白花花汗渍痕迹,好像穿在身上的迷彩服。长途行车,驾驶员极易身心疲惫,容易困倦。各连分发给每人一个特别“急救包”。比如,每人携带几粒大蒜和风油精,必要时嚼在口中或涂在太阳穴上。

热带雨林气候,闷热难耐,蚊虫肆虐,蛇鼠横行。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:“云南十八怪,三个蚊子一盘菜。”以形容蚊子个大。这样的蚊子叮在人们身上,会立即泛起一片红疙瘩,疼

痒难耐。当时的载重车没有空调,驾驶室尽管温度高,却不能随机打开车窗。因为一旦打开车窗,蚊虫就会一窝蜂地冲进驾驶室,扑向人们的脸上、脚踝等暴露部位。夜间休息时,另有一番景象,一种名字叫“小蛟”的蚊虫,比小米粒还小得多。部队给每个人配发了一顶棉线蚊帐,但根本挡不住“小蛟”,它们想方设法穿透蚊帐的小孔,钻进蚊帐,饱饮一顿方才罢休。半夜,人们在蚊帐里拍打蚊虫的声音此起彼伏,只有熬到深夜,把蚊子喂饱了,人们才能入睡。到了早晨,人们身上布满了一片片米粒般的小红点儿,奇痒难忍。

由于潮湿,有些不知名的花蛇和老鼠也常来凑热闹,会

不时钻进铺板底下,或是寻找吃的,或是寻找阴凉处所。早晨起来,人们先要把铺板下边和一切犄角旮旯巡查一遍,才能放心离去。

在“一切为了前线,一切为了胜利”的口号下,全营团结一致,克服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,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安全行车1300余万公里,运送了大批人员和战场上需要的物资,为自卫还击作战提供了可靠保障,多次受到前线指挥部的表扬。我们所属连队分别被授予集体二等功、集体三等功和先进运输连队各一次,全营被前线指挥部授予集体二等功一次,我本人也被前线指挥部授予三等功一次。

周增全/文

荣立三等功

■ 朝花夕拾 ■

上山采药

1969年,我出生在河北省顺平县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。13岁那年春天,我和本村的小姐妹们结伴上山采药的经历,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年春天,山上的野花、野草都长出来了。有一天一大早,我们几个小姑娘带上水和干粮,背上背篓,扛起小镐,兴致勃勃地直奔山梁走去。我们爬上柳木山,越过小岭、大岭,就看到了柴胡、软子、知母的幼苗,我们急忙抡起镐头挖起来。挖了有半篓,抬头看到日头上了头顶,我们也累了、饿了,赶忙掏出棒子面饼子和水,大口大口地吃喝起来。休息过后,我们又爬上后南沟,挖了一些黄芪和葛根,装满了篓子。日头快下山时,我们坐在又嫩又绿的草上滑下来,起身抖掉身上的草末子,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
我到家后,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。饭桌上,母亲笑着把钱递给我,说:“这是你以前挖的药材卖的40多块钱,够下次交学费了。”我接过钱,心里乐开了花,美滋滋地说:“上山采药看到一棵大梨树,满树是花,好看极了。既看了美景,又挖了药材,收获太大了!”

杨金桥/口述 王晓甦/整理

■ 似水流年 ■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供应。成人一般每月供应29斤粮食,未成年人则根据年龄大小供应得更少。由于我和儿子饭量都比较大,老岳母又从农村搬到我们家,加之我和爱人工资都较低,没钱去买更多的副食品,家中的粮食便不够吃。

当时,虽然可以从长城以南的蔚县、遵化等地买高价粮吃,但由于钱少买不起,便趁县粮库处理土粮食的机会买土粮

食吃。所谓土粮食,就是在麦子、高粱、玉米等粮食里面掺杂着土坷垃、碎石粒、草籽等杂物,必须经过挑拣才能食用。由于1斤粮票给5斤土粮,总比粮店里给的多些,我们便不怕费事,千方百计地托人到粮库去买。

土粮食里面有很多泥土、草籽和小石头,买回来后要先把土粮食泡进水里,待里面的泥土化掉后再捞出来,放在簸箩里,在太阳底下晒干。然后再

买土粮吃

把土粮食放在手心里,把里面的小石头、草籽等一粒粒拣出来。每次我们都买个百八十斤,有时,星期天我们两个人半天时间也拣不了几斤,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。可是没办法,一来为了省钱,二来为了填饱肚子,特别是两个孩子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,总不能让他们挨饿呀!就是费再大的事也得去买、去拣。那时岳母已经是70来岁的人了,也不得不每天戴上老花镜,坐在太阳底下,一把一把地

去拣土粮食中的小石头。

待这些工序统统完成后,我们才能把淘洗干净的粮食驮到加工厂加工,有时因为拣不净吃起来有些牙疼,但能够既省钱又能让一家老小填饱肚子,我俩还是非常高兴。

杨鸿恩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)

图说
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■ 图说往事 ■



征求旅客意见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在石家庄火车站担任客运主任。我们在精心组织、确保旅客安全的同时,还通过召开旅客座谈会,认真听取旅客的意见,以便改进服务工作。根据旅客的需求,我们在站台上增设了免费开水供应,增添了站台食品供应品种。当时,热腾腾的肉包子和五香烧饼很受欢迎。优质的服务受到旅客的广泛好评,车站连年被评为先进单位。图左一为本文作者。

郭云民/文并供图

看小人书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上小学、中学时,街头巷尾有很多小人书摊,看1本1分钱,一次能看两三本就是很大的享受了。我有时约同学去看,为省钱还偷偷换着看,因为若是被摊主发现,是很伤面子的。于是,我想办法攒钱买小人书:一是学校交费时多向家长要个一两角;二是大人让买东西时留下几分钱,积少成多,终于买了《西游记》《聊斋》《武松打虎》等几本,还有我最喜欢的《杨家将》。

说起这本《杨家将》,还有一段小插曲:我上中学时,“文革”爆发,社会上兴起了“破四旧”,小人书成了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。为了使小人书免遭厄运,我急中生智,用油纸把《杨家将》包起来埋在一棵大树下。后来挖出来时,这本小人书已经霉迹斑斑,俨然成了出土文物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,我参加了工作,

有了工资,买小人书成了我的一大乐趣。那时可以说是小人书的鼎盛时代,我基本买齐了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四大名著。这些小人书不但图片精美,文学脚本也很精彩,自己闲暇时在家细细翻阅,真是一种享受。不仅如此,小人书还成了我教育孩子的好教材。

大约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小人书渐渐淡出市场。所幸我珍藏了几百册,可以随时拿出来翻阅、欣赏。

李斐章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

88629395、88629317

